

敦煌藏經洞 學術傷心史

暑假期間，帶領30位學生到敦煌進行參觀學習。乘了兩程飛機，從東南的香港到西北的敦煌。一處是面臨大海空氣潮濕的國際大都會，一處是大漠環繞乾燥非常的落後小鎮。看似相反的兩個地方，卻肩負着同樣的歷史使命——香港是當今中西文化交流的國際大城市，而敦煌則是古代陸上絲綢之路東西文化的交接點。

第一次聽到「敦煌」，大概是在電視上的紀錄片，印象十分模糊。真正引起對這個地方多一點認識的，是看到余秋雨的散文集《文化苦旅》。書中第一篇《道士塔》就引出了敦煌的悲劇，陳寅恪先生說：「敦煌，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。」

從魏晉南北朝到元代，敦煌累積了千多年東西文化交流的陳蹟，莫高窟就是這一累積的結晶。清末，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的時候，一位來自湖北麻城的農民王圓籙來到敦煌。這位目不識丁的農民成為了道士，並掌握了佛教寶藏莫高窟的管理權。1900年，在一次打理16

號洞窟時，他在甬道的北側意外地發現了封存千年的藏經洞，裡面收藏了由魏晉南北朝到宋代合共五萬多件的文獻及文物。這是世界學術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，卻發生在一位不識字的平庸道士手上。

匈牙利裔的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先後來到敦煌，他們付出了少許金錢給王道士，就把藏經洞內的文物一箱一箱地運往倫敦和巴黎。其後，日本人橘瑞超、吉川小一郎；俄國人郭登堡和美國人華爾納也來了，於是敦煌文物又被分散到世界各地。就這樣，王圓籙就成為了余秋雨口中的「敦煌石窟罪人」。

其實，發現藏經洞初期，王圓籙一直向當地官員提出保存文物的要求，甚至也得到時任甘肅學台葉熾昌的重視，但最後還是不了了之。大量經卷給外國人搬走後，終於引起了清廷的重視，文字學家羅振玉向學部建議剩餘的文物由官方運往北京保存。這些「幸存」國內的文物，其遭遇又如何呢？大陸作家周伯衍在其《重返敦煌》一書中，同樣是第一篇這樣寫着：「1910年5月，裝着8,000件遺書的18隻箱子，捆綁在六輛馬車

上開始東行。途中不繼發生官員鄉紳哄搶盜竊、押運人員監守自盜事件。當運送遺書的大車好不容易抵達北京城時，竟然遭到了更大範圍的劫掠。」對此，余秋雨憤怒地說：「偌大的中國，竟存不下幾卷經文？比之於被官員大量遭踐的情景，我有時甚至想狠心說一句：寧肯存放在倫敦博物館裡！這句話終究說得不太舒心。」

這些珍貴的敦煌文獻，除了漢文外，還有古藏文、梵文、龜茲文、粟特文、突厥文、回鶻文、康居文等。除了佛經和儒家經典，還包括道教、摩尼教、景教等典籍。中間還有不少當時的戶籍、樂舞、醫學、文學等資料，不單有利於研究中國古代史，對東亞、中亞乃至西方的古代史的研究都能發揮重大的作用。據聞斯坦因拿走的是最精美的，而伯希和拿走的是最有學術價值的。日本人說：「敦煌在中國，但敦煌學在日本。」由於歷史條件等因素，中國的敦煌學的確落後於國外。經過常書鴻、段文杰、樊錦詩三代敦煌學者的領導，中國的敦煌學研究如今逐漸達到國際水平。

或者冥冥中早就有一種預設，陸上絲綢之



■藏經洞裡收藏了由魏晉南北朝到宋代合共五萬多件的文獻及文物。 資料圖片

路是走上國際的，敦煌就是他的國際大城市。因此，充滿國際性的敦煌文獻最終也得走上國際，散落在世界各地，由各國的專家為它而皓首窮經。是否可以這樣說，敦煌在中國，敦煌學是專家們的，而敦煌的財產是屬於全人類的？

著名的敦煌學學者饒宗頤教授一生就是在香港研究敦煌。香港是現代的敦煌，敦煌是

古代的香港。我們這一群來自香港的師生，偶然在莫高窟經過。在16號洞窟，擁擠的人群匆匆地聽一下講解，又匆匆地離開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認真地看看甬道北側的那個17號洞窟——那曾經震驚世界學術界的藏經洞。我瞥一瞥洞內，那裡空空如也，心神恍惚地跟人群離開。或者那種思緒需要長時間的沉澱。

■陳仁啟 作者介紹：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20年。香港大學教育碩士、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。

大器晚成

司馬光編撰「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」

司馬光（1019年－1086年），字君實，號迂叟，北宋文學家、史學家。陝州夏縣涑水鄉（今山西省夏縣）人，司馬光生於官宦世家，家裡對他的期望很高，給他起名「光」，希望他長大後能光宗耀祖。司馬光不負所望，宋仁宗時中進士，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。宋神宗時，王安石施行變法，司馬光竭力反對，與王安石在帝前爭論，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。後被命為樞密副使，堅辭不就。王安石變法以後，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，專心編纂《資治通鑑》，作為封建統治的借鑑，至元豐七年（1084年）成書。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，高太后聽政，召司馬光入京主國政，次年任尚書左僕射、兼門下侍郎，數月間盡廢新法，迫害罷黜新黨。為相八個月病死，追封溫國公。遺著有《司馬文正公集》、《稽古錄》等。

司馬光小時候乃有名神童，最為人知曉的故事乃「破缸救人」的事跡。司馬光一次和其他小孩玩時，一個小孩不小心掉進裝了水的甕中，其他小孩都嚇跑了，只有司馬光情急生智，搬起一塊大石頭砸破水

甕，救了小孩。此事《宋史》有載：「群兒戲於庭，一兒登甕，足跌沒水中，眾皆棄去，光持石擊甕破之，水迸，兒得活。其後京、洛間畫以為圖。」這故事除反映司馬光機智，也凸顯他臨危不亂，勇於承擔的品格。

司馬光小時候，已很有志氣，在家人影響下，學習十分刻苦，讀起書來，常常通宵達旦，徹夜不眠。

司馬光從小已特別喜歡閱讀歷史著作，他不但認真地讀書、做筆記，當碰到史書中一些喜歡的文章段落時，更會逐字背誦。他十多歲的時候，書房的藏書已上萬卷，所作的讀書筆記更是堆滿半個房間。

司馬光小時勤奮好學，博通經史，出仕後也一直堅持讀書。他在館閣校書以及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官時，一次看見滿架的史書，多得幾間屋子都放不下，感到如此浩瀚的朝野史籍，即便窮畢生之精力也讀不完，令他想到要編寫一本既有系統又簡明扼要的通史，使人讀了之後能了解幾千年歷史的興衰得失。宋神宗熙寧年間，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，上疏請求外

任，自此居洛陽15年，不問政事，這段悠閒的歲月裡，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3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《資治通鑑》。《資治通鑒》成書過程中，司馬光都親自動筆，不假他人之手。

《資治通鑑》共記載了16個朝代1,362年的歷史，歷經19年成書。他在《進資治通鑑表》中說：「臣今筋骨癢痺，目視昏近，齒牙無幾，神識衰耗，目前所謂，旋踵而忘。臣之精力，盡於此書。」可見司馬光為此書竭盡畢生精力，成書不到兩年，他便積勞而逝。

《資治通鑑》可說是司馬光畢生成就的體現，宋元史學家胡三省說：「為人君而不知《通鑑》，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，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。為人臣而不知《通鑑》，則上無以事君，下無以治民。……乃如用兵行師，創法立制，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，鑑古人之所以失，則求勝而敗，圖利而害，此必然者也。」

清代學者王鳴盛也說：「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，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。」可見此書的價值。

■蘋果 中學中文科教師

文山字水樂春風

青洲燈塔 指引歸途

「燈塔在守候，晚舟早歸航。」早前在網上流傳的這兩句話，大家當然知道它另有所指，但它也令我想起一套短片：「燈塔記憶——青洲燈塔」

海洋，孕育了生命；航海，打破了阻隔。隨著航路而生的燈塔，閃爍地串聯起人類文明的脈絡。坐落在世界各處的燈塔，在歷史長河中承載着人類共同的記憶。

香港是全球最為繁忙的港口之一，眼前這般繁榮忙碌的光景，也許很難讓人將它和百餘年前那個荒蕪貧瘠的小漁村聯想在一起。

1842年鴉片戰爭後，香港確立了自由港地位，亦開啟了它的近代貿易史。自那時起，香港就憑藉着天然的深水泊位和優越的地理位置，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船隻，競相劃破維多利亞港平靜的水面。

19世紀，西方商人看到香港可發展為商港的條件，建議在香港水域興建燈塔。港英政府訂立《1873香港燈塔條例》，興建燈塔與徵收燈塔稅。香港第一座燈塔：鶴咀燈塔落成，標誌着燈塔的藍圖在這片水域鋪展開來。

青洲，位於香港島西北角的一座小島，是由南部海域進港船隻的必經之地。島上一新一舊兩座燈塔組成的青洲燈塔建築群，佇立於此已有百多年的時間。它們是香港現存五座戰前燈塔中的其中兩座。

二次大戰期間，日軍入侵香港，對維多利亞港進行轟炸。位於香港島西邊的青洲燈塔，因其重要性而得以保存。由花崗石建造的圓柱形塔樓，就是青洲舊燈塔。牆

面十字形的採光通風口，都在訴說着它歷經的滄桑。

1875年7月1日至今，青洲燈塔已在此守護了144個年頭。1892年，香港維多利亞港務長提議，將鶴咀燈塔上已停用的1級燈，取代青洲燈塔的4級號燈，更在舊燈塔旁建造了一座比較高大的新塔樓，並於第二年投入使用。

新塔樓也呈圓柱形，以花崗石和混凝土建造，工藝精巧，並築有美觀的欄杆。入口處和窗戶的頂部，裝載訊號燈的燈室是香港現存最古老的燈塔，它與台灣馬祖之東莒百年燈塔的燈室外觀完全一致。根據推測是英國公司Chan Brothers的設計，並一直沿用至今。

百多年間，青洲燈塔照顧了無數來往的船隻，也記錄了香港由貧瘠荒蕪的小漁村，轉變為繁榮昌盛的大都市的歷史。以前很多人為謀生而去跑船（即「行船」），而他們在一生的航海歷程中，都會與燈塔結下不解之緣。

一位老船長說過，燈塔就像他最信賴的好友。這好友的光芒，總能在漫漫航程中，給他帶來一份踏實和心安。燈塔閃光正是夜間行船最為可靠的信號。回來香港第一個看到的燈塔就是橫瀾島燈塔，第二個看到的就是青洲燈塔了。

船隻落錨的位置，就是以青洲燈塔的方向為準，然後將位置報告給海事處知，故此這個青洲燈塔的位置是最重要的。每一個燈塔都有不同的光程和閃光頻率，青洲燈塔是每10秒才閃一下，定住8秒之後再閃的，所以船長能在夜晚認出它來。

■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

■青洲燈塔位於香港島西北角的一座小島。 資料圖片

燈塔的光束好似歲月的車輪不停地輪轉。光的一頭照亮船隻前行的方向，另一頭就牽動着船員們夢裡的故鄉。燈塔寄託了海員的鄉愁，而燈塔背後的人，就默默守護着燈塔的光芒。

青洲島上，這經歷百年的燈塔，在上世紀70年代已改為全自動操作了，也迎來了新的生命，至今依舊為過往的船隻閃爍着光芒。但它的使命沒有變，仍面向遠方漆黑的大海，給予漂泊的海員一線光明引路。

燈塔，照亮了來路，指引着遠方。在歷史的長河中，燈塔就是一個記憶定位系統，不分晝夜地提醒着人們前進的方向。當我們向青洲燈塔這一位有如閱盡千帆的長者，請教人生的智慧時，他也許會這樣談論自己的一生：

光芒萬丈，海面不過星光一點；面朝黑夜，身後卻有燈火萬千。佇立百年，時光僅是匆匆一瞥；不忘來路，記憶等待港人書寫。以上摘錄自該短片的部分內容。

言必有中

星期三見報

花姑子兩救情郎 破戒報救父之恩

我國有不少古籍記載了若干神話故事，諸如先秦《山海經》、宋代《太平廣記》和清代《聊齋誌異》，當中不乏奇能之士、人仙相愛及妖仙報恩等光怪陸離的故事。然而，故事能流傳後世，成為經典，背後往往帶出發人深省的寓意。筆者翻讀《聊齋誌異》一書，發現其中故事《花姑子》雖然離奇，背後卻帶出知恩圖報的道理。

故事提及一個名叫安幼輿的人，為人樂善好施，會行放生等公德。如看到獵人捕獲鳥獸，往往於心不忍，不惜買下將其放生。有一次，他為舅父送葬，晚間回程時竟在山中迷路，害怕萬分，忽然看見前方有一微弱燈火，於是他急步趕過去，並在途中碰見一位老人。老人知他迷路，把他帶回村莊，好讓他借宿一宵。

老人敲一敲柴門，一個老婆婆走了出來，是老人的妻子。老人向她介紹主角，並稱其為恩公，主角心感奇怪。不久，老人的女兒出來招呼主角。女兒名叫花姑子，不僅美若天仙，而且全身散發出麝香，令主角神魂顛倒。

主角對花姑子一見鍾情，發誓非娶她不可。事實上，花姑子對他亦有愛慕之意，但對婚嫁似有難言之

隱。主角那晚輾轉反側，久久不能入睡，一大早便告別，急於找媒人來提親。然而當他再回來時，整條村莊消失得無影無蹤，主角多番搜尋，仍然茫無頭緒。

隨後，主角茶飯不思，日漸消瘦，最後更一病不起。

有一晚，主角在夢中看見花姑子，當刻清醒過來，花姑子不忍主角為她死去活來，於是施法為他治療。主角痊癒後，立刻出發尋找愛人。在山谷中，主角遠遠看到一座大宅，原來花姑子早就等着他。

故事來到這裡本應美滿結束，但原來這是蛇精所冒充的花姑子，未等主角發現就把他殺掉。真正的花姑子知道後，傷心欲絕，決定以自己畢生的修行來救回主角。主角醒過後，花姑子道出真相，原來她的老父是主角五年前從獵人手上買來放生的一匹獐子，主角對他一家有救命之恩，而花姑子雖有多年修行，但要得道就要斷塵世六慾，唯今次破戒施法救回心愛的人。

故事中的花姑子為報答愛人的救父之恩，不惜兩番救回主角，確為我們的榜樣。中文就有「結草銜環」的典故，表達知恩圖報的美德。讀者們平日不妨多行善事，常存感恩之心。

■周浩文

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
網址：www.hkct.edu.hk/
聯絡電郵：dlgs@hkct.edu.hk



聊齋選譯

星期三見報

勞山道士

邑有王生，行七，故家子。少慕道，聞勞山多仙人，負笈往遊。登一頂，有觀宇，甚幽。一道士坐蒲團上，素髮垂頰，而神觀爽邁。叩而與語，理甚玄妙。請師之。道士曰：「恐嬌惰不能作苦。」答言：「能之。」其門人甚眾，薄暮畢集。王俱與稽首，遂留觀中。

翻譯

本縣有個姓王的書生，在兄弟中排行老七，出身於世家大族。他從小就愛慕道術，聽說勞山上有許多仙人，就背起書箱出門去遊訪。到了勞山，他登上一座山頂，那裡有座道觀，環境十分幽靜。觀裡蒲團上，坐着一位老道士，滿頭銀髮披在肩上，神采奕奕，看上去很有點超世絕俗的氣概。王生叩頭下拜，恭敬地向道士請教，見道士所說的話都很深奧玄妙，就請求拜他為師。道士說：「像你這麼嬌氣、怠惰，恐怕幹不了辛苦活吧。」王生急忙回答說：「弟子能吃苦。」道士的徒弟很多，傍晚時全回來了。王生向他們一個個跪拜，就留在觀裡學道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書籍簡介：

《聊齋誌異》雖用文言文寫成，卻深受大眾歡迎，三百年來廣泛流傳。本書所選是流傳甚廣、膾炙人口的故事，展現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。

